

电影《抓娃娃》的底层叙事深度分析

刘昊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山东潍坊

【摘要】《抓娃娃》是一部幽默与讽刺兼具、现实与荒诞齐聚、情感与哲理交织的喜剧电影，通过独特的叙事手法将现实题材与荒诞故事进行了交融，从而提高了戏剧张力与视觉观感，展现出丰富的象征意义，既揭露了社会真实现状，又剖析了人性的复杂本色。本文既以电影《抓娃娃》的底层叙事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电影《抓娃娃》的叙事风格，进而总结其底层叙事策略，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电影中的象征手法与隐喻意义，提高其电影解读能力与欣赏水平。

【关键词】电影《抓娃娃》；底层叙事；叙事风格

【收稿日期】2024 年 12 月 18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1 月 20 日 **【DOI】**10.12208/j.ssr.20250057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underlying narrative of the movie "Claw Machine"

Hao Liu

WeiFang Eegineering Vocational College, WeiFang, Shandong

【Abstract】"Claw Machine" is a comedic film that combines humor with satire, reality with absurdity, and emotion with philosophy. Through its unique narrative techniques, it blends realistic themes with absurd stories, thereby enhancing dramatic tension and visual appeal, and revealing rich symbolic meanings. It exposes the true state of society while dissecting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nature. This paper takes the underlying narrative of "Claw Machine" as its starting point, analyzes the narrative style of the film, and summarizes its narrative strategies. This helps viewers better understand the symbolic techniques and metaphorical meanings in the film, improving their ability to interpret and appreciate cinema.

【Keywords】Film "Claw Machine"; Underlying Narrative; Narrative Style

《抓娃娃》是闫非、彭大魔导演，沈腾、马丽主演的喜剧故事片，电影主要以超级富豪马成钢春兰夫妇“穷养娃”的“接班人计划”展开剧情，通过谎言为儿子马继业创造了一个虚假的成长环境。该电影于 2024 年暑期上映，取得暑期档票房冠军，并引发社会广泛讨论。底层叙事类电影通常多见于现实题材，强调艺术创作的真实性特征。导演提出电影故事原型取材于某位有钱老板穷养儿子的故事，但电影却并未从写实角度落脚，转而从权利与欲望、约束与个性、规训与自由之间的对抗，让“儿子”在父母虚构的幻影中逐步走向真实，展现了现代社会中真实的亲子关系问题，因而成为人们热议的社会话题。

1 电影《抓娃娃》的叙事风格

1.1 诙谐幽默与讽刺兼具

从叙事语言风格来看，电影《抓娃娃》将幽默与讽

刺进行了深度融合，既凸显了喜剧中夸张、反常、反讽等手法的灵活运用，又在深刻且含蓄之中对社会现状进行了批评，揭露了现实生活中潜藏的荒谬，从而让观众在阵阵欢笑过后进入深思。

在诙谐幽默的叙事表达中，《抓娃娃》有着出色的表现，其将肢体动作、场景布置、台词设计、镜头调动等进行了联动设计，进而快速创造了一个幽默十足的世界。以电影开篇为例，由远及近的镜头语言逐步揭示了马继业贫困的家庭环境，同时呈现了他早晨忙碌的日常生活，从接水、烹饪到按摩、喂药，一连串的动作镜头刻画了一个真实的贫困家庭，为观众建立了强烈的心理预设，因此当马继业离去，春兰拿出高端咖啡与雪茄等与贫困家庭不匹配的物象时，产生的荒诞笑料才更有趣味性^[1]。

尽管《抓娃娃》有着强烈的荒诞属性，但其场景设

计、生活体验与人物情感却扎根真实,无论是对家庭关系、学业发展与自我认知的探索,还是对亲情、爱情与自我满足的表现,都能让人产生共鸣,因而电影才能达到深层讽刺的效果。因此从本质上来看,《抓娃娃》的核心叙事结构以马继业的虚幻人生为框架,而这就奠定了其讽刺意义的本质内涵。

1.2 现实生活与荒诞齐聚

现实与荒诞的交融是电影《抓娃娃》呈现出幽默与讽刺两种意味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其叙事的核心逻辑。无论是马成钢创造的虚假环境,还是马继业走出限制回归真实的世界,都是马继业的亲身经历,也是所有观众可以直接感知的情境。但马成钢、马奶奶等人在创建这个虚假环境时,却展现出机械化、模式化的荒诞感,如同在演绎话剧或者在朗读课文。在这样的环境下,马继业逐步向着标准化的继承人身份发展,而这种前后对照,让观众感受到其中内在的荒诞特性。但是当马继业成长的过程中,他的内心世界也在真正的走向强大,直到他逐步意识到自己的生活被父亲操控,从而走向与父亲期待相反的方向,由此根据本能探索自己的人生之路。在这样的叙事结构下,故事在现实生活与荒诞语境之间变换,由此构建出夸张的剧情落差与叙事风格^[2],从而达到了揭示社会现象、讽刺尖锐现实的效果。

1.3 真情实感与哲理交织

电影《抓娃娃》虽然是一部喜剧电影,但其落脚点却以真情实感与生活哲理为依托,尤其在人物内心的刻画中,为底层叙事增添了浓厚的情感特质与感人真挚的故事底色。马成钢与春兰对马继业的爱是真实的,却是不合理的。正如马成钢推着轮椅向儿子信誓旦旦诉说时,轮椅却顺着下坡一路下滑,这恰恰展现了马成钢的爱并非儿子真正需要的。但马成钢却慷慨激昂地沉浸在自己的父爱之中,其中既展现了幽默与讽刺、现实与荒诞的对抗和碰撞,又呈现出一个父亲真实的情感面貌和表达习惯,展现出社会中关于父亲形象的特定形态,揭示了当代亲子关系中的各种问题。因而在这种真情实感的表达背后,更容易激发观影人的哲理反思^[3]。

2 电影《抓娃娃》的底层叙事策略

2.1 从人物塑造中窥见复杂人性

一部故事电影的成功离不开优秀的人物塑造,而电影《抓娃娃》的人物塑造更为出色,通过看似夸张幽默的人物形象,营造了大量笑点,却呈现出讽刺现实的效果,由此展现出其中人性的复杂与特殊。

在传统现实题材喜剧电影中,人物塑造主要采用

三种形象,分别是底层打工人、下岗失业人员与灰色从业者。比如《人在囧途》中的挤奶工、《年会不能停》中的钳工、《逆行人生》中的程序员等。但在《抓娃娃》中,马成钢却是一个通过伪造的底层打工人身份,看似在破旧的筒子楼里居住,实际上却是非同一般的大富豪。这样的身份特征在人物塑造上便展现出一定的创新性与特殊性。与此同时,马成钢的人物形象也并不是单一的富豪与贫民之间的对照,而是通过剧情渗透,营造了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大富豪”的多重形象特征,从而赋予了该形象更复杂、更矛盾的内心。

从底层叙事来看,马成钢因为大儿子“练废了”,因此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小儿子培养成为继承人,由此展现出极强的控制欲,并结合自己的成功案例,为小儿子虚构了一个充满苦难的成长环境。表面上看,他是为了自己的家业有一个优秀的接班人,事实上他也是为了儿子能发愤图强,成就一番事业。在春兰犹豫不决时,他通过送包的方式平复情绪;在儿子失踪时,他怀疑是大儿子绑架;在最后马继业选择了体育之路时,他决定再生一个来培养^[4]。

纵观全片,马成钢的人物塑造保持了统一,他将自己的控制欲强加在小儿子身上,由此治愈自己在童年时受到的创伤。即使马继业最后选择了自己的人生,他仍然抱着再培养一个接班人的想法。这样的人物塑造既保持了人物特性,没有出现生硬的转折,又呈现了人性的复杂,将马成钢的内心世界完整地映衬在故事之中。

在《抓娃娃》中,萨日娜老师饰演的教育专家李老师则是其中另一个渗透复杂人性的人物形象。她既是“接棒人计划”的核心执行者,又是虚幻世界中马继业的奶奶,还扮演着一个体弱多病的形象,但真正的内心却对马继业充满了愧疚与疼爱。在假葬礼中,当马继业崩溃大哭中向奶奶表达情感时,李老师却无法再忍耐心中的爱意,喊出了他的名字。在这样的底层叙事中,一方面展现了李老师与马继业之间真实的祖孙情,另一方面又凸显出诸多“演员”欺骗马继业的真实表现,以此对人性、家庭伦理以及社会面貌展开了考验和揭露。而在最后马继业发现真相后,一句“李老师”的称呼深深地表达出他对“奶奶”的不满。

2.2 从叙事视角中挖掘真实情感

与故作悬疑的单视角或双视角叙事不同,《抓娃娃》采取了少见的零聚焦叙事视角,通过全面展现故事的前因后果与人物故事,以此将观众置于超越电影的观察者身份,以俯视的方式了解剧情发展进程,洞察叙事

细节。该叙事视角不仅可以帮助观众更好地把握不同人物的行动线与内心世界，而且可以进一步了解其思想、情感与行为动机，从而展现出客观性与中立性特征，为影片的隐喻、讽刺作用增添色彩，也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反思与启发。另一方面，作为一部喜剧片，观众通过全知视角可以站在故事之外审视剧情进展，由此可以借助观众与电影人物之间的信息差，制造更巧妙的喜剧效果和包袱，从而在穷的假象和富的真相之间创建情感碰撞，以此达到揭露真实、掩盖假象的多重效果。

在采访中导演闫飞提出，主创团队起初希望采用“偏执的父亲”与“觉醒的儿子”两个对立视角展现故事，帮助观众能够分别代入两种视角，以此建立理解与共情。同时希望这个故事不设置反派角色，而是通过矛盾和解的方式完成收尾。在该视角下，身为家长的观众会对片中父亲的教育方法产生共情，而身为孩子的观众则会对马继业的反抗产生共情。因此在实际创作表现中，他们采用了零聚焦叙事视角，既满足了不同身份观众的共情需求，又能通过视角切换的方式帮助身为家长的父亲们理解孩子的想法，同时帮助身为孩子的观众理解父亲的爱意，以此从对立走向交融。

当我们从全知视角回归单一视角，再来审视马继业的生活，就会发现他从小就陷在贫困的家庭环境之中，甚至老师都主动上门扶贫。在小学时，马继业就要每天早上给奶奶煎药，并且跑5公里路去上学。在放学后，他看到其他同学玩游戏机时，自己只能流露出满眼的羡慕之情。看到别人在操场上跑步时，他才想到自己的梦想就是运动员。可是他只能向父母期待的方向成长，通过考取清北大学改变家庭的贫困命运。于是他只能在精打细算中支撑整个家庭，在羡慕中放弃游戏的天性，在期待中放弃自己的理想。单纯从马继业视角来看，他的生活一直处于高压之下，各种困境磨炼着他的心性，同时也在消磨着他的耐心。他偷偷买平板玩游戏只是最初无意识的反抗，而当他真正发现一切都是伪造的，积压多年的自我意识与抗争意识才真正得到释放，而目的和自己的父亲马成钢一样，也是治愈自己在童年时受到的创伤^[5]。

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零聚焦叙事可以更清晰地呈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但却并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角色，而是在故事情境与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中挖掘真情实感，以此形成推动剧情延伸的动机。该叙事方式可以提高电影对复杂情节与多元角色的容纳作用，同时也可以为观众提供更多的解读视角与反思空间。

2.3 从叙事结构中彰显创新特质

从叙事结构来看，《抓娃娃》采用了“戏中戏”的模式构建了双层交错的世界，一方面从马成钢的“接班人计划”中为马继业创建了一个虚构家庭环境，并为自己和家人贴上了落魄、贫穷、好学等标签，以此激励马继业发奋学习并改变家庭命运。另一方面，马成钢创建的贫困家庭幻象与现实生活之间则有着紧密关联，通过“戏中戏”的方式强化了结构特征，同时也加深了现实世界与荒诞世界之间的对立关系，从而为电影的艺术性表达与视觉表现力提供了重要支持^[6]。

从底层叙事方式来看，《转娃娃》并没有进行浮夸设计，而是通过质朴无华的镜头语言与生动鲜活的生活细节，真实再现了充满烟火味的贫困家庭环境。即使这个环境是马成钢虚构的，但其中用心设计的场景细节展现出了一定的厚重感与真实感。

而随着马继业对这个虚构世界的质疑不断增强，原本真实的环境逐步走向荒诞。无论是“瘫痪奶奶在篮球场上飞驰”，还是葬礼上喊出“夫妻对拜”的瞬间，均在虚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碰撞中将讽刺意味推向顶峰。在该过程中，观众才能真正从荒诞与现实的冲击中形成共鸣与反思。

在影片的叙事过程中，还采用了非线性叙事技巧，通过镜头闪回、梦境重现等方式，更完整地呈现了马继业经历的童年，并为“接班人计划”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解释与阐述，同时还丰富了不同人物角色的形象特征。马成钢是电影中最具矛盾性的角色，他希望儿子能够成才，于是构建了一个虚假的世界，马继业在生活中遇到的人与事大多是提前设计好的，在买菜时训练他的计算能力，在偶遇外国人时练习英语口语，甚至筒子楼里的住户也大多饱读诗书，还有现场钢琴伴奏培养审美能力。这是马成钢操控儿子的表现，也是弥补自身童年创伤的举措，但这却是一种畸形和变异的父爱。影片通过马成钢自身的矛盾、现实生活与虚构世界的冲突以及父与子之间的对抗构建了一个看似荒诞的戏剧空间^[7]，而这是引发观众反思当前教育状况、社会状况以及自身家庭教育情况的核心动机，更是让人们反思教育目的和成功本质的重要窗口。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电影《抓娃娃》通过幽默与讽刺交织的方式既表达了主创团队的艺术追求，又满足了市场需求，因而既获得了良好的票房表现，又引起了社会的讨论与反思。这部电影在现实题材与荒诞元素的碰撞中展现了现实生活中父与子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关系，同时也表现出对人性与命运的关怀和启发，并由此融

入了喜剧情节，构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底层叙事模式，将原本沉重、压抑的故事转化为轻松愉快但又不失情感共鸣的影像记录，使得喜剧影片展现出娱乐性与人文性。这种底层叙事策略既满足了商业需求，又达到了人文表达效果，逐步贴近人们的现实生活，成为当代喜剧电影的健康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 [1] 刁志平.《抓娃娃》:喜剧电影的创作转型、语言风格与叙事功能[J].电影文学,2024,(21):98-102.
- [2] 董淘,熊艳.存在主义视阈下的开心麻花电影——以《抓娃娃》和《驴得水》为例[J].电影文学,2024,(21):145-148+162.
- [3] 张聪,徐锦博.东北喜剧网络电影的底层叙事策略[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5):136-140.

- [4] 李奕霏.以底层视角书写人生百态:第六代导演的电影叙事研究[J].电影文学,2023,(16):122-125.
- [5] 姚芷馨.新世纪东北喜剧电影叙事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23.
- [6] 各地电影市场热度不减《抓娃娃》周票房“三连冠”[N].中国电影报,2024-08-07(013).
- [7] 周宇轩.立意革新与技术突破——新主流电影中战争场景美学分析[J].视听理论与实践,2024,(06):40-47+63.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